

目錄

前言

第一個階段：地下樂隊時期（1983-1987）

1983	再見理想：一支傳奇樂隊的誕生	11
1984	永遠等待：殖民地搖滾	16
1985	昔日舞曲：樂隊潮流的起落	19
1986	逝去日子：再見理想和一無所有	25
1987	灰色軌跡：不再地下	31

第二個階段：走紅時期（1988-1991）

1988	大地：北京之行	40
1989	歲月無聲：在主流大放異彩	48
1990	光輝歲月：作品放眼國際	52
1991	Amani：心懷大愛	60

第三個階段：日本發展時期（1992-1993）

1992	長城：遠征日本	65
1993	情人：痛失家駒	74

第四個階段：三子時期（1994-2005）

1994	仍然是要闖：二樓後座	84
1995	教壞細路：不是每一種聲音都叫音樂	89
1996	太空：第二次大型演唱會	91

1997	大時代：香港回歸	35
1998	打不死：依然面對現實不會低頭	98
1999	請將手放開：三子宣佈分開發展	101
2000	誰伴我闖蕩：新的里程碑	104
2001	無得比：黃貫中首張個人專輯	106
2002	愛沒有左右：黃家強首張個人專輯	112
2003	抗戰二十年：第一次世界巡迴演出	115
2004	農民：網絡時代	121
2005	俾面派對：正式宣佈解散	122

第五個階段：個人發展時期（2006-2013）

2006	喜歡你：傳說繼續	126
2007	我是憤怒：樂隊復興潮	130
2008	無人的演奏：紀念家駒十五週年	136
2009	我會做好呢份工：無畏闖進大世界	143
2010	冷雨夜：變化比計劃還快	146
2011	年少無知：如果命運能選擇	149
2012	舊日的足跡：葉世榮榮光十年	152
2013	海闊天空：無聲光陰歲月永無盡頭	155

後記	161
----	-----

附錄一：Beyond 1988 年北京日記	163
-----------------------	-----

附錄二：黃家駒	176
---------	-----

附錄三：Beyond 御用填詞人	179
------------------	-----

前言

先旨聲明，這是一本以我劉卓輝個人角度撰寫 Beyond 樂隊的書。

寫這本書，是一時衝動。

某天在社交媒體網站微博看到羽泉要出一本傳記，羽泉在第一季《我是歌手》最後一場唱《大地》拿冠軍。我當時正對眾籌這玩意很感興趣，便馬上發了一條微博說我要寫本 Beyond 的書，然後在我的淘寶店「輝哥書店」開了個預售項目，開始收錢，預訂訂金十元。心想短期內有幾萬個粉絲支持，就有幾十萬元，我就可以專心找個地方閉關半年寫書了。

世事哪有如此順利的？

就這樣眾籌了一年，也就五百個人付了款。但經常被人追書，迫不得已才開始弄。

一開始找我香港助理九十後的李雨夢，她也是 Beyond 歌迷，在香港嶺南大學念文化研究。她先列了個 Beyond 大事年表，然後我就開始按年份口述回憶，她筆錄。而我又斷斷續續修改了一年才得以面世。所以最早支持我的讀者，不少等了兩年。

我怎麼起「Beyond 正傳」這個名字的？

有些人覺得內容要一本正經的才能叫正傳，但我腦海裡的正傳卻是《阿 Q 正傳》、《阿飛正傳》、《阿甘正傳》、《靚妹正傳》……後來百度到魯迅解釋何謂正傳，跟我想法差不多，我才輕鬆地寫下去。

坊間存在著一些但不多關於 Beyond 的書籍，我再寫這一本，到底有什麼意義？有一個首要原因是，作者是我，比較「權威」。第二，是一直都有歌迷在網上留言勸我寫。

我也想提供多一個視角給歌迷朋友參考，這是一段屬於我個人的回憶。同時想記錄這一支使我有「御用填詞人」稱號的樂隊，如何在這一個小城裡打拼，到現在紅遍內地及華人社會，這一段路，他們是怎樣走過來的？

這一本書，以 Beyond 為主軸，側寫香港和內地流行樂壇的面貌、搖滾音樂在香港的發展；與 Beyond 合作過的人有很多，所以我也會談談那些我所認識的音樂人；既然這本書是以我的角度出發，順便也寫我自己。

提醒讀者一句，千萬不要把這本書當作嚴肅的歷史書，我不是搞學術研究的。為什麼現在叫 3.0 Plus，就是說歷史的真相和意義，會隨時間而轉移。我也希望每一次修訂這本書時，裡面的觀點與角度會變得更豐富和清晰。如果這本書能賣幾十年，那就肯定有 4.0、5.0……

Beyond 從 1983 年成立至 2013 年，共經歷了三十個年頭。

2013 年後的事情，希望日後再寫。

Beyond 經歷了三個十年，三個十年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三個十年又可以經歷些什麼風浪？離離合合，或者是搞樂隊的命數，正常不過。

我想，談 Beyond 是應該分為五個階段的。

第一個階段是 1983 至 1987 年，地下樂隊至走紅之前；

第二個階段是 1988 至 1991 年，走紅之後直到去日本發展之前；

第三個階段是 1992 至 1993 年，在日本發展時期；

第四個階段是 1994 至 2005 年，家駒去世之後，重新出發的三子時期；

第五個階段是 2006 至 2013 年，正式解散後的個人發展時期。

第一個階段：

地下樂隊時期

1983 ————— 1987

黃家駒曾經說過：「香港沒有樂壇，只有娛樂圈。」這句話傷了很多認真認真做音樂的香港音樂人，雖然很偏激，但也是一針見血，讓香港樂壇偶然反省。

紅遍華人地區的搖滾樂隊 Beyond，他們成長於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一個既造就了不同音樂人但又同時抹殺了很多音樂人的地方。

我想，要談一個樂隊的來時路，他們所生所長的地方是無法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談 Beyond 就不能不談談香港這個城市。談一個樂隊的際遇，也不能不談時代背景所賦予給他們的意義，所以在本書中我希望能讓讀者看到香港樂壇的輪廓。

Beyond 是來自香港的樂隊，雖然他們曾到過台灣和日本發展，但正如家駒所言：「無論去到多遠多遠，最後我們都會返回到這裡的……最後最後，我們都是代表香港的樂隊。」

搖滾樂，從來就不是香港流行樂壇的主旋律。Beyond 曾一手嘗試打破的局面到後來遠走他鄉，重返香港再影響內地，就已過去三十年了。從二十幾歲的搖滾青年變身到五十幾歲的憤怒中年，不過是彈指之間。

第一個十年，是有黃家駒的十年；第二個十年，是沒有黃家駒的三子時代；第三個十年，樂隊解散，成員作個人發展。

黃霑都寫過的詞，「變幻原是永恆」。時間一分一秒在轉動，

不由我們的主觀意志所轉移。三十年，Beyond 的面貌、流行樂壇的面貌、香港社會的面貌，就連我的面貌，都改變很多了。歲月無聲，非常傷感。

1983

再見理想：一支傳奇樂隊的誕生

那年，Beyond 成立；

那年，我與 Beyond 初遇；

那年，我和黃家駒二十一歲；

那年，葉世榮二十歲；

那年，黃貫中與黃家強還未加入 Beyond。

大家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是八九點鐘的太陽，但我們應該都是中午才起床。

雛型的 Beyond 成員有黃家駒、葉世榮、鄧煒謙、李榮潮。

Beyond 的出現是因為他們要參加一個比賽，臨時起了個名字 Beyond。是臨時，但起了一個絕好的名字，超越。

剛開始時候的 Beyond 很鬆散，在那個年代，一人參與幾個樂隊是很平常的事，反正不是出唱片，所以 Beyond 也未必是其成員心中最重要的。

第一次聽到 Beyond 的名字，是在一個比賽。他們的得獎作品是前衛搖滾風格的《腦部侵襲》（*Brain Attack*），他們是當晚的冠軍樂隊。

這個比賽，是郭達年主編的《結他雜誌》所舉辦的「Players Festival：香港樂隊大賽」。當時是他們第一次以 Beyond 的名義登場。那年是我中學畢業後出來工作的第二年，第一份工作是《現代青年人週報》的編輯。由於比賽的廣告有在我們的週報裡面友情刊登，所以我獲邀前去觀賽。那時候我們報社之間關係友好，廣告都是免費的。

決賽是在灣仔的藝術中心舉辦，那天是 1983 年 3 月 6 日。我為什麼會把日期記得這麼清楚？主要是因為當晚的一位美女觀眾。記得排隊等入場的時候等了很久，無聊之際四處張望，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個小美女，當時她旁邊有一個男伴，大抵是她的男朋友吧。在搖滾音樂會看到美女，當然比較來勁。幾週後我們竟意外重逢。

某天，經過我上班的必經之路，發現那個女孩原來在服裝店裡工作。觀察多天後，我藉機搭訕，把我報社所印製的朋克樂隊 The Clash T 恤放到她的服裝店裡寄賣。我提起那天的比賽，原來她的男朋友是世榮的朋友，也許是這個原因才會到場觀賽。原來她不是搖滾女青年，加上知道是世榮朋友的女朋友，這個故事基本上就沒有下文了。

說回《結他雜誌》，這是 1980 年代一份比較特別的音樂雜誌，

由獨立樂隊黑鳥的郭達年所創辦，以月刊形式發行。這本雜誌於 1977 年創刊，專注於彈奏方面的內容比較多，曾經歷數度停刊，並於 1988 年後改名為《結他 & Players》。

在香港 1970 到 1980 年代，有很多小本經營的流行文化雜誌。

《結他雜誌》的總編輯郭達年同時組成的黑鳥樂隊，也被文化圈稱為很政治化的地下樂隊。黑鳥拒絕把音樂做成商品，卡帶專輯印上「版權開放，歡迎轉錄」，並經常參與小型演出，表達他們的政治態度。我手上最老的一片卡帶，是黑鳥樂隊的《東方紅/給九七代》，約是 1984 年出版的。

《結他雜誌》在 1982 至 1984 年之間，共辦了三場樂隊比賽。1984 年更出版了《香港 Xiang Gang》這一張黑膠唱片合輯，參與的樂手有還沒固定成員的 Beyond（唱片上的照片只有三人：家駒、世榮和家強）、劉以達（後來組成達明一派）、包以正（後來成了香港最著名的國際級爵士結他手）等。

作為一隊臨時組成的樂隊，Beyond 能夠於當晚的比賽勝出，拿下「最佳樂隊獎」，鋒芒初露，雖然樂隊在比賽完結後又銷聲匿跡，卻由此奠定了日後發展的基石，起碼成為一支有作品在唱片上出現的樂隊。

在 Beyond 勝出之後的兩個星期，我們有了碰面及認識的機會。我相約他們做訪問。那個下午，在九龍佐敦道的一間茶餐廳，幾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有家駒、世榮和我，一切才剛剛開始。之後很清楚記得再單獨約了世榮拿一張照片，相約在葵

興地鐵站，我家附近。1983 年，現在回看，像是石器時代。

最後那篇訪問有沒有寫成，或者寫了什麼，我都忘記了，畢竟三十年了。那時他們也還未成名，我也沒有先見之明把那些底稿存起，一切只存在記憶裡。

我有沒有寫 Beyond 的報導已經忘記，但《結他雜誌》的編輯馮禮慈就肯定有。那場比賽完結後，主辦方《結他雜誌》理所當然地刊登了一篇介紹 Beyond 的文章：〈一隊新樂隊啟航了——Beyond〉。歷史性的訪問，因為這是第一篇介紹 Beyond 的文章。作者馮禮慈一直是香港的著名樂評人，那個年代的馮禮慈也搞樂隊，叫做「蟬」。文章的最後以「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來作結，很有紀念價值。

我也算是最早訪問過 Beyond 的人，但訪問完他們約一年後，我的週報就倒閉了。其實我是週報老闆之一。原本我應聘為助理編輯，月薪九百元。三個月後老闆轉讓，我們編輯部三個人就合資了三萬元接手經營。我師父是總編輯林世樂，比我大五六歲，從法國留學回來，一副 John Lennon 的樣子，寫文章打鼓畫畫喝咖啡，也是個藝術家。我們一出道就收購別人的公司，結果肯定可以想像。

《現代青年人週報》記載了我二十出頭的三年歲月。1970 年代中至 1980 年代初的時候，香港很流行辦週報，週報就是一週出版一次，是當年文藝青年很喜歡閱讀的刊物，內容包括音樂、電影、散文、文化活動報導……等等。

當年還有另一本份量十足的音樂刊物，同樣被我們搖滾青年所追捧，那是由左永然（Sam Jor）主編的《音樂一週》（*Music Week*），在 1975 年創立。我們那種追捧的程度，使《音樂一週》獲得了「搖滾聖經」的稱號，沒有誇張。這本週報啟蒙了一堆愛好搖滾音樂的讀者，包括我和 Beyond。

家強說，他當年經常上去《音樂一週》的報社。為什麼會去那裡？是因為這本週報除了出版外，還會進口一些外國搖滾的黑膠唱片在辦公室裡發售。由於這種類型的唱片銷量少，不是大眾的口味，所以香港的唱片公司基本上是不會發行的。除此之外，我們還會經常按著週報裡面的樂評去買唱片。

《結他雜誌》在 1980 年代中就停辦了，但《音樂一週》能夠堅持到今天（雖然曾在 1997 年停刊，別了讀者十六年後，於 2013 年重新出發）。在網絡世界發達的今天，左永然他們利用網絡延續了《音樂一週》的壽命。而《結他雜誌》的創始人郭達年，在 2009 年創辦另一本《BAND•樂人志》，創刊號的封面人物是包以正。在一本又一本音樂雜誌倒下的時代，《BAND•樂人志》的出現更顯珍貴，但可惜只是不定期出版。

如果沒有《現代青年人週報》，我也許不會這麼早見證到 Beyond 的冒起。我和 Beyond 認識的淵源，大概就是因為都聽搖滾樂開始。